

湯恩伯與上海保衛戰

鄭遠釗

為戡亂歷史作見證

拙作「金門保衛戰實錄」六十八年十月在中外雜誌二十六卷第四期發表，其中曾提到「湯恩伯將軍，既不爭功，也不諉過，所以值得我們敬佩。」所謂「不爭功」，就是我們從來沒有聽到或看到湯將軍對金門大捷發表任何爭功的言論；所謂「不諉過」，就是指上海保衛戰役，我們也沒有看見湯將軍發表任何諉過的文字。

「名滿天下，謗亦隨之」，歷史人物，生前、死後大多毀譽參半，不惟棺已蓋而論不定，甚至千百年後翻案者亦數見不鮮；如挺身衛道的韓文公，忽聞寡人有疾之譏；精忠報國之岳武穆，反受驕悍不馴之議，就是最好的例子。

湯將軍為剿匪、抗日、戡亂名將，惟其身經百戰，多歷艱危，有關成敗得失，只講是非，不利利害，有時集毀謗於一身，而不願作任何辯解。

上海保衛戰役，距今已三十年，湯將軍於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逝世，至今亦已二十五年，上海保衛戰役的功過，自有史學家作公正的評判，然近年來有少數的著述和刊物，為了金錢的目

的（增加銷路），竟不顧事實真相，誤信傳聞，用小說體裁，歪曲事實，詆毀湯將軍。筆者是參加上海保衛戰的老兵之一，謹就親自見聞的事實，作一簡要之敘述，以供史學家考正，並請讀者指教。

臨危受命牽制甚多

民國三十七年，戡亂局勢逆轉，自秋至冬，濟南、錦州、長春、瀋陽相繼失守，北平、天津危在旦夕，國軍主力於徐蚌會戰之序幕即呈不利。湯恩伯將軍，原任衢州綏靖公署主任，十二月奉命兼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以那時在江南地區整補之六個軍（駐在上海之七十五軍，駐在蘇州之三十七軍，駐在浦口之二十八軍，駐在南京之四十五軍，駐在當塗之八十八軍，駐在蕪湖安慶之一〇六軍），及吳淞、江陰、江寧三個要塞，於長江下游設防，担任京滬地區（東自吳淞口，西至馬當約一千五百公里）之警備任務。

三十八年一至三月間，國軍主力不幸在徐蚌會戰中失利，傳作義在平津地區降匪，白崇禧在武漢地區主張與匪和談，李宗仁等要求總統蔣公下野。一月二十一日，總統蔣公引退，希

望促成永久之和平。然自蔣公引退後，全國軍民頓失重心，民心士氣深受影響。代總統李宗仁，不明共匪奸狡狠毒，派遣代表前往北平向共匪乞和，并取消全國戒嚴令，於是一些動搖投機分子，公開反對徵兵徵糧，反對構築防禦工事。此時經濟急速惡化，流亡難民大批湧至，交通社會秩序紊亂；而共匪更煽動學生、工人罷課、罷工，并利用地痞流氓，製造搶購風潮，示威遊行，而使人心惶惶，京滬地區幾近無政府狀態。

三月下旬，代總統李宗仁，對京滬地區作戰之部署忽加干涉，強令九十九軍、二十軍西移皖南，置匪軍由江陰方面南犯之威脅於不顧，并要求五十四軍、五十二軍全部西移。當時國防部作戰次長劉斐（以後投匪），及作戰廳長蔡文治，爲了討好李宗仁，也主張國軍西移，湯將軍詢以：「共匪由江陰、浦口地區渡江時，如何防守？」蔡文治說：「絕不可能。」蔡又說：「東有江陰要塞，西有江寧要塞，長江中又有海軍巡防，敵人無法渡過長江。」湯將軍又問：「如共匪萬一要在這一個地區渡江，你將何以保證！」蔡文治說：「我願以人頭來保證。」是時，行政院長何

應欽與參謀總長顧祝同明知這是李宗仁和談的手法，也明知李宗仁之亂命不可從，然礙於政府體制，又不便正面反對。湯將軍雖可引用「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為辭，但不可過於決絕，更不便言明。總裁前曾指示「今後作戰重點，宜配置于京滬線方面。」使李有所藉口而推諉責任。湯將軍此時內心的痛苦，與心情之沉重，自非一般人所能想像。當時，友朋中有勸其辭職者，湯將軍說：「我在去冬受命之時，明知任務艱難而不辭，早已不計成敗利鈍，今若辭職，恐京滬不免為平津之續，個人雖可保全，對於黨國必百悔莫及，故必須忍辱負重，以黨員的立場，阻止變相投降之和談，以指揮權責，保持最低限度的機動兵力，盡到最大的努力。」

湯恩伯將軍受命時，京滬杭地區非常廣闊，地面部隊僅有整補中的六個軍，其中除七五、三七兩軍較為充實外，其餘部隊兵員裝備均不充足，尤以京滬地區部隊被李宗仁強令西移，四月二十三日日陰要塞叛變，共匪強行渡江，二十四日江防艦隊又懸旗附匪，致使共匪得以長驅直入，四月二十三日南京、鎮江、無錫、常州撤守，五月一日上海外圍崑山發生戰事，五月四日杭州陷匪，國軍乃退守上海，以作背水之戰，湯將軍臨危受命，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令人敬佩。

忠貞志節公私分明

民國卅八年一月，先總統 蔣公引退，政府頓失重心。和談之說，甚囂塵上，甚至有人主張在上海和談；民心士氣，相當消沉，但湯恩伯將

軍對是非順逆，看得非常清楚，表現得也最堅決。曾經直接間接的公開宣稱：「如果李宗仁代總統要舉行所謂和平會議，請到北平、天津去，不要到南京、上海來開會。」李代總統如要向共匪投降，我們不能負他的安全責任。」

南京撤守之前，在一次重要會議中，辯論共匪所提和談條件，動搖份子還想討價還價；湯將軍即席凜然表示：「這根本不是什麼談和條件，而是一紙投降的通牒。如果你們要談的話……我走了。」

說完，掉頭不顧而去。由於他手握重兵，一再堅決反對和談，對李宗仁的亂命，不予理會，才阻止了「投降式的和談」，使其成為毫無結果的醜劇，而為黨國撐持一分「時窮節見」的氣節。

共匪深知湯恩伯將軍的將才，如欲以武力奪取江南，勢必付出極高的代價；於是想用利誘方式，作瓦解之計。

於是共匪利用陳儀（浙江省政府主席）向湯提出優厚的「和平」條件，如湯接受，則可身為紅朝新貴，匪軍可以兵不血刃底定江南。湯立即向在奉化的 蔣總裁報告，並于二月廿一日將陳儀逮捕。湯以果敢的行動，顯見其「大義滅親」的凜然正氣。

湯恩伯與陳儀的關係確非尋常，湯與陳不但忠與奸的分水嶺，也是正與邪的交界線；此事不但關係到國家民族的存亡，也關係著湯將軍的晚節，所以值得予以報導。

湯恩伯將軍原籍浙江武義，雖出身農家，早

具從軍報國之壯志，而苦無門徑可循，其時陳儀正任浙江第一師師長，駐防杭垣，湯以一無藉藉名的青年向陳作毛遂自薦，陳亦別具慧眼，滿口應諾，遂由陳負責保送並資助各費，送湯赴日深造，入日本士官習軍事，此為湯陳最早一段淵源。迨湯由日學成歸國，陳亦投入革命陣營，備受領袖特達之知，有此因緣，陳又向領袖薦湯，湯始獲機進入軍校六期任大隊長，後遂正式步入帶兵官階段，此後由旅長、師長、軍長，而軍團長，以迄方面軍統兵大員，成為領袖最忠實幹部與極信任將領。

抗戰期間，軍人中有三傑之稱，此三傑人物，即指陳誠、胡宗南、湯恩伯三將軍。湯之從軍就業，乃至後來戰功扶搖直上，飲水思源，多係陳儀居中汲引與推薦之關係。惟湯對陳，禮敬亦無微不至，湯對陳師事，呼「先生」而不名，甚至亦不及姓，數十年如一日。

故自陳伏法後，湯在其三峽鄉寓中，如喪考妣，終宵繞室彷徨，心痛痛苦不能自己，連續數日夜，其後復在私宅設置靈堂，一連自書輓章多幅，人生原不過百年，白雲蒼狗，眨眼煙雲，然以湯與陳之公私淵源，及事若老師之深恩重惠，最後更目擊落得如此下場，宜乎至性如湯將軍者，其心情的沉重，何能為外人道？更何能為外人諒知！

陳儀叛變案的經緯

陳儀於卅八年春間，因圖謀通匪並煽動軍事叛變有據，在卅九年六月十八日經軍法審判後處

以極刑。這件公案，已經過去了二十九年，成為歷史的陳迹。但因陳儀過去在最高領袖前素有敢言之譽，如非恃有倚畀之殷，何敢如此胆大！而陳與湯的關係，如非恃有特殊淵源，又何致敢於對此重大機密事件輕率見諸文字，不明底蘊真相者，或不免有失實的批評，甚至認為湯有博寵邀

而呈

湯總司令親啟

陳儀

(五卅附稿)

恩伯弟台之推其丁名楠來滬

面陳一切詳情

洽談再會胡邦憲謝長春

等事呈希 弟台察核 頃啟

弟台 弟台 弟台

弟台 弟台 弟台

陳儀致湯恩伯親筆函墨跡，全文為：

恩伯弟台如握：茲丁名楠來滬，面陳一切，請與洽談。再舊屬胡邦憲，擬來晉謁，請予延見，至胡君經歷，囑由名楠奉告，並希台洽為荷。順頌刻安。儀手啓一月卅日夜再為辦事順利計請由弟處予名楠以秘書名義

功與賣友求榮之嫌。今天如果道出這事實的經過，不僅可以表明湯恩伯將軍為一忠貞謀國的良將，而又是兼顧道義的謙謙君子。

據三十九年六月十八日官方宣佈的新聞說：「抗戰勝利後，奉命接收台灣，並曾充首任行政長官的陳儀，因勾結中共，陰謀叛變，業經軍法審訊終結，依法判處死刑，定於今(十八)日執行槍決。」接着並宣佈經過情形說：「陳儀本為軍閥出身，於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見風轉舵，投入革命陣營，我政府不究既往，加以優容，希望他能革面洗心，效忠於革命事業，為復興國家民族而努力。他做了一輩子大官，武官升到二級上將，文官當過省府主席、國府委員、行政長官等要職，想不到他仍舊是一腦子軍閥官僚思想。在主持台灣行政期間，處置乖張未得人心。於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則更臨難苟免，自私自利，對革命主義毫無認識，對反共抗俄戰爭毫無信心。卅七年冬季，東北、華北、徐蚌會戰失利，戰局迅速惡化，中共一面渡江南犯，一面誘惑我軍政長官投降，陳儀當時任浙江省主席，受一般投機份子的包圍，竟忘恩負義，背叛黨國，更為了保全個人既得利益，陰謀出賣京、滬、杭，導演江南局都投降，迎接中共渡江。他曾親筆寫下有關投降的準備工作八項和投降條款五條，於卅八年元月卅日和二月一日，先後派他的外甥丁名楠及舊屬胡邦憲去煽惑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將軍，勸他停止軍事行動，和他共謀早日實現局部投降。湯恩伯將軍以陳儀身為高級官吏，担負地方重任，不思竭智盡忠報效國家，挽救危局，居然勾結

敵人，煽惑部隊叛變，實屬罪大惡極，此時若不摒棄私人情感而堅持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則，則革命事業前途實在不堪設想！遂不顧一切，採取斷然處置，將陳逮捕，轉解來台，交付軍法會審，經過詳密偵訊，陳承認派遺親信，策動叛亂不諱，依照修正叛亂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一條規定，判處陳儀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留一部份作他的家屬必需生活費外，一律沒收。」

湯之處置已盡所能

除了上面官方所宣佈的新聞外，另有一段曲折的經過。陳儀一生沒有什麼後代親屬，丁名楠是他的外甥，可以說是他唯一的最近的親人，他最初派了丁名楠，在他說也是出於謹慎，丁到上海，的確見了湯將軍，可是湯並沒有給他秘書名義，也沒有給他正面答覆，甚至胡邦憲也沒接見，只是告訴他：「三天後我再同陳主席通電話」，隨後就叫他回杭州了。湯作了這個處置以後，隨即赴京。行前特別叮囑總部高級幕僚機要人員：「陳主席有電話來，可告不在，亦不必說明我的去向。」在湯之原意，此等順逆大事，不可見諸口頭上諫勸，只可以暗示態度，促起陳之政治警覺。蓋湯對丁名楠明白說定三天後有電話給陳，今逾三天既無電話又故作避不接觸之姿態，陳非村愚，說他將去京數日不返，杭州陳氏安能不明白湯之態度與立場？而湯之苦心，仍在期望陳作懸崖勒馬之覺悟。詎陳儀竟執迷不悟，居然敢於再度派了名楠到滬，攜其親筆所書投降要件

與投降準備事項，面交湯恩伯將軍，所謂「投降五要件」及「投降準備八要領」，內容是這樣的：

投降五要件

- 甲。一、儘先釋放政治犯。
- 二、保護區內武器軍需及重要物資。
- 乙。一、約定○地區，在區外停止，暫不前進。

一、儘先釋放政治犯
 二、保護區內武器軍需及重要物資
 三、約定○地區，在區外停止，暫不前進

陳儀親筆所書投降要件與投降準備事項墨跡。

二、依民主主義原則，於×月內改編原有部隊。

投降準備八要領

- 一、軍隊宜緊縮。
- 二、待遇宜提高。
- 三、駐地宜規定。
- 四、軍風紀嚴肅。
- 五、滬防禦工事宜停止，已徵集之材料酌量歸還。
- 六、營房宜多建。
- 七、徵兵宜減少或竟停徵。
- 八、軍事機關宜緊縮，事權須統一。

陳儀給湯的所有親筆函件，也是他自己給自己必死的鐵證，可是湯氏並非糊塗人，深知此等大事，不能一隱再隱，遂立請××先生面商，並立即派一專機送其赴溪口面報最高領袖，旋專機折返，復迎湯再親往溪口，當時最高領袖曾面詢湯之意見，湯表示堅決肯定，他說：「國家大事，義不徇私，自應以領袖之意見為意見。」不過他說，他和陳的關係，素為領袖所深知，在不妨礙領袖與政府的威信之下，僅希望給予陳以善終天年之恩耳！最高領袖毫不遲疑，立授湯以處理陳案之全權，並責其提出繼陳之人選，湯提三人，周鼎鑄圈定，事遂決定。惟行政程序，尚須由行政院長何應欽以政院院會通過發佈改組浙省府命令，格於大局，猶不能事先公佈，直至由湯氏先發

表周為杭州警備司令，俟防務接管與部署妥善後，再發表周接長省政命令，屆時陳儀仍自行辦理交接。最高領袖真是情至義盡，於其交卸後，特由湯轉一安慰陳之電報云：「湯總司令轉洽兄，交卸後務請來溪口一談。」不知是陳心中本懷有鬼胎，抑是交卸後竟不感戴最高領袖這份德意，拒絕去溪口，而逕赴滬寄住湯公館。在此期間，湯陳朝夕見面，湯部高級軍事人員經常陪伴，閒話家常，僅避免涉及國家大事。陳於辭色間亦從無牢騷憤語，湯私衷竊喜，以不須用囚禁方式而能使陳安於此種生活，而陳之坦然了無痕迹之處，亦足見陳尚能持有淡泊心懷，因而湯對之更禮遇有加。詎意陳儀表面安閑，實際心中另有打算。在此種優遊生活之中，陳不僅萌潛逃之念，並用盡方法透過某外國友人關係，密購兩張飛機票。陳此舉實愚不可及，姑勿論能逃不能逃，即令能逃脫，以其與湯之深厚關係，將置湯於何地？何況毛森輩日夜侍候左右者為何事！故陳之行動自以為為高度神祕，當然難逃脫湯之耳目。此事發生後，湯甚感處置困難，乃復向溪口請示，領袖至此，始表震怒。陳以後遂正式被扣押，惟仍予相當禮遇，扣押地點就滬、渝、衢（即衢州）等處任陳選擇一地，陳選衢州；因衢州為湯所兼之衢州綏署主任所在地，環境單純，陳選此處，即抱定不離開湯的範圍，安全無庸顧慮，且在主任官舍，生活無虞不適。後大陸局勢急轉惡化，事實上陳必須遷移來台，而陳獨怯懼移台。第二次遷地表面徵求其同意廈門，實際飛機遷飛松山機場。陳對台灣一切最熟悉，飛機到後，陳即

已知置身何處，惟自此以後，情緒爲之一變，對任何人不再發一言一語，終日一如老僧入定，就其後果看，陳彷彿有預知之感，冥冥中註定將客死台灣。「一失足成千古恨」，已可爲陳儀作蓋棺之定論。

湯恩伯將軍不但拒絕與匪和談，而且效古人大義滅親，其對於黨國之忠誠，對於領袖之忠貞，是不容置疑的。我們如果設身處地想一想，湯將軍如無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而予以適時、適切、適當的處置，則當時局勢將不堪設想。

淞滬作戰經過概要

京滬杭地區之作戰，由於守軍被迫西移，而江陰要塞與江防艦隊又先後投降，故匪軍強大的兵力乃能偷渡。此時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分令鎮江以西各軍南移，揚中以東部隊轉爲向西正面，沿江、蘇、嘉太湖南岸及滬杭鐵路阻擊東進之匪軍，主力於淞滬地區進入陣地，積極完成作戰準備。五月一日，以第五二、五四、七五、三七各軍及第九九師，江寧要塞一部及吳淞要塞、裝甲兵一個羣爲基幹，由淞滬防衛司令石覺將軍指揮，與海空友軍協力，擔任淞滬地區之防衛作戰。原在上海之交警部隊、憲兵、警察，由上海警備司令陳大慶將軍指揮，負責上海市中心區之治安維持。此外，第一綏靖區司令官丁治磐將軍所屬暫一軍之一部守備崇明島，第九十二師（整補中）守備吳淞口外諸島。其由揚中、江陰轉進之第五一、二一兩軍之各一小部，沿江、蘇、嘉、杭滬各鐵路線，對東進之匪逐次抵抗之第一二三軍，經約兩旬之戰鬥，損失甚重，及由浙贛鐵路轉

來之第十二軍及二〇四師（共僅一個團及少數幹部），均進入市區休整中。全部兵員約十四萬人，其中可用之兵力，約十萬人稍強。

五月十三日拂曉，陳毅匪軍向我上海揚行、月浦猛烈進犯，初期之一週間，我三軍密切協同迎頭痛擊，使其四個縱隊喪失戰鬥能力而退，我亦傷亡頗衆。但陳匪後續部隊源源而來，廿一日我浦東陣地首被突破，匪軍不斷楔入近迫吳淞口之海濱浴場。我由上海方面抽調第七五軍及第五四軍一部，由關漢騫將軍統一指揮，反擊浦東之匪頗有進展。但守備兵力較弱之虹橋、龍華及南市，先後被匪突破。廿四日我軍與匪于滬市中心之蘇州河兩岸對戰中。由于未能集結預期兵力致總

兵力不足，因而顧此失彼。倘原計劃不被打破，第九九及二〇各軍能進入淞滬地區，則戰局將大爲改觀。

五月二十五日，匪我于上海市區及浦東繼續酣戰，而空中偵察發現匪軍仍有大量後續部隊增加，此時面臨之抉擇，一爲固守現地決一死戰；一爲于吳淞口勉可通行前實施海上轉移。後奉中央指示：「國家全局，斷非決于此地之一戰，應將現存力量，轉移于舟山、台灣方面爲得當。」湯將軍乃下令現有七萬噸左右之船舶，即行海上轉移，以舟山羣島爲第一目標，自五月廿七日深夜至廿八日，陸續撤退到達舟山羣島及嵎泗列島者八萬餘人。（下期續完）

編輯報告

編者

△前台灣省府秘書長浦薛鳳教授，旅美多年，致力文教工作，備受中外學人敬重。浦教授愛子大昌早年在美國因車禍喪生，浦氏悲痛之餘寫了一篇至情至性感人至深的追念文章，提及他自己不可思議的心靈感應經驗，亦即所謂：「道通天地有外，思入風雲變幻中」的超現實境界，極富哲理。

△中央研究院院長錢思亮先生，爲本誌寫了一篇他一生中的驚險經歷：民國三十八年元月飛出北平圍城的經過，是一篇非常難得的文章值得細讀。

△監察委員張國柱先生的「監察工作三十年」自十一月號起在本誌開始連載，從三十年前監院成立，寫到如今，文字傳神，史料豐富，值得讀者一讀再讀。

△香港名女作家總統府故國策顧問梁寒操夫人黎劍虹女士近年少有創作發表，本期承梁女士交來「香港歷險記」一篇回憶太平洋事變香港陷落時期的逃亡經過，真人真事，曲折離奇，是可讀性極強的一篇好文章。全文較長，分

兩期刊完。

△抗日名將顧錫九將軍，抗戰時期曾在蘇北與共匪苦戰，對於中共早期頭目知之甚詳。本期特爲本刊撰寫江青的徵史與悲劇，當年秘辛和盤托出，頗多言他人之所未曾言之秘史。

△曾任湯恩伯將軍所轄淞滬警備司令部警衛營長之鄭遠劍先生，爲亂史作見證，寫下「湯恩伯與上海保衛戰」一文，對當年陳儀叛變經緯，淞滬作戰真象，搶運黃金物資的秘辛均有翔實詳盡之報導。

△名作家鈕先銘教授開始爲中外雜誌寫美國通訊，這是本刊的一項喜訊。本期他寫美國國通訊，這是本刊的一項喜訊。本期他寫美國國通訊，這是本刊的一項喜訊。本期他寫美國國通訊，這是本刊的一項喜訊。

△祝秀俠教授「粵海舊聞錄」本期全部連載完畢，粵海舊聞錄下冊正排版校對中，敬請讀者注意本誌出版廣告。吳崇蘭女士「奇人修廣翰」劉方矩將軍「明日的大國」以及「陳廣沅教授」關文蔚女士等大作均因排校不及，延至下期續刊，敬請作家讀者鑒諒。